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六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劉禹錫八

國學新修五經壁本記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

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

夔州刺史廳壁記

連州刺史廳壁記

和州刺史廳壁記

鄭州刺史東廳壁記

汴州刺史廳壁記

管城新驛記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復荆門縣記

汴州鄭門新亭記

武陵北亭記

洗心亭記

機汲記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六

劉禹錫八

國學新修五經壁本記

初大厯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之而歸於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歲崩剝汗蟻泆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國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皞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式遂

以羨羸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  
比之其制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皆施陰關  
使眾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廡相照申命  
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遜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旣成  
讎校旣精白黑彬班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  
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  
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逢掖者鑽仰而已於是學官陳  
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之曰  
我有學宇旣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旣昧而明之孰規模之

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弦歌以時切切  
初初不敖不嬉庶乎道人來采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凡瞽  
宗之事得以關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於藝文云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益城右門大達坦然西馳曰石筍街街之北有仁祠形焉  
直啟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輝繡於碧霄  
望之如崑閬間物大和四年蜀帥非將材不修邊備南詔  
君長謀得內空乘隙全入鬪於城下或縱火以駭眾此寺  
乃焚高門修廊委爲寒燼如是者再歲帝念坤維丞相復

來山川如迎父老相識環視故地寺爲焦墟載興起廢之  
嘆爰有植因之願乃命主俸吏以吾緡錢三十萬爲經營  
之基自公來思蜀號無事時康歲稔人樂擅施公言旣先  
應如決川乃傾囊褚乃出懷袖勝因化愚慧力攝慳男奔  
女驟急於徵令匠者度材以指眾徒藝者運思以役眾技  
斤鋸磨礱丁丁登登陶者儲精巧者效能歛自火宅復爲  
金繩沿故鼎新因毀成妍華夷縱觀萬目同聳旣告訖役  
公來慶成雲鮮日潤輝映前後於是都人舞忭而謠曰昔  
公去此福成以燬今公重還福成復完民安軍治亦如此

寺庸可勿紀乎公實聞斯言遂折簡見命謹月而日之時  
大和某年某月日大檀越具官封爵段氏其他發大願者  
程功董事者自中貴人及賓介將吏若僧徒偕籍之而刻  
於石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佛薪盡於乾竺而像教東行是法平等故所至爲淨土是  
身應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魚復人有以利金爲彌勒像  
者重千鈞睟容瑞相人天兩足鳧氏卒事而他工未備故  
寓於西偏不知其幾年矣寺僧法照瞻禮發信赤肩白足

入諸大城乃至聚落無空過者積十餘年得信財無量繇  
是購工以嘗巧募徒而畢力四輩增增工麾以肱中樞外  
脈陰轉陽動歛如地湧岌如山行大匠無言尊容嚮明青  
蓮承趺金獸捧持藻井花鬢葱籠四垂邑人膜拜如佛出  
世法照以願力能就泣於佛前因持片石乞詞以示後按  
此寺始於宇文周初瀕江埤庠皇唐神龍中爲水所壞有  
波那賴耶國僧廣照浮海而至頓錫不去遂移於今道場  
所山曰磨刀嶺曰虎岡其經始與克終皆蕃僧是力後之  
有志者豈無人哉法照夔人姓穆氏年十有五出家依江

陵名僧受具肇自貞元二十年甲申歸此寺願崇建有爲  
凡修大殿立菩薩大弟子侍佛左右逮長慶癸卯有成其  
善植德本者歟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初摩阿迦葉受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二  
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爲第一祖又三  
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歧之一爲東山宗能秀寂  
其後也一爲牛頭宗嚴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  
一支爲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粲然貫珠大師號法融姓

韋氏延陵人少爲儒博極羣書旣而嘆曰此仁義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旻改逢掖而緇之徙居是山宴坐石室以慧力感通故旱麓泉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羣鹿聽法貞觀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東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契至於無言同躋智地密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爲天人師者皆脈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龕座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期冥數必有所待大和三年潤州牧

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閩百  
爲大備尚理信古儒元交修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  
者而於真實相深達焉嘗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  
啟因自我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  
令如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藝誠達  
而山神來護願力旣從衆心知歸撞鐘告白龍象大會諸  
天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卽相生敬明幽同感尚書欲傳信  
於後遠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  
不因相何以示覺不因有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中道

者當知爲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爲無也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

元和十四年春二月王師平河南負固之地十有二州憲宗視地圖戶版俾參其地三月有詔其以曹濮隸鄆爲一隅按部三郡統兵三萬乃新其軍錫號天平蓋承天威以平暴悖志動揚休在稱爲雄新邦始徠汙浴猶用朝廷革之以漸故命功臣或辨吏以帥焉大和三年冬天平監軍使以故侯病聞上方注意治本乃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賜東都留守令狐公曰予擇文武惟汝兼前年鎮汴

州有顯庸往年弼憲宗有素貴徒得君重剛吾四支公西  
拜稽首登車有耀不踰旬抵治所夾清河而域之惟鄆州  
在春秋爲須句之國涉漢爲濟東蓋禹貢兗州之域宣精  
在上奎爲文宿畫野在下魯爲儒鄉故其人知書風俗信  
厚天寶末大憝起於幽都虜將因兵鋒取其地右勇左德  
積六十年公之來思如古醫之治劇病宣洩頤養氣還神  
復大凡抗詔條國式於身以先之示菲約以裕人信賞罰  
以格物物力日完人風自移涉月報政踰年鼎治牙門之  
容暨暨而恭壘門之容仡仡而和里門之容闐闐而遂勞

者以安去者以歸分星不搖田祖降福凡革前非罷供第  
無名錢歲鉅萬菽粟如之錦繒且千兩去苛法急徵毀家  
償租之令故流庸自占四萬室眾無吁咨和氣乃來三田  
仍稔草木咸瑞豈偶爾哉初斯堂西墉有刺史記而元戎  
雄尊之位虛其左方豈有待邪公命愚志之俾來者仰公  
知變風之自大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記

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

文皇帝初元始畫天下爲十道古荆梁之地舉曰山南厥  
後析爲東西天漢之邦實居右部按梁州爲都督治所領

十有五州縣道帶蠻夷山川扼隴蜀故二千石有采訪防禦之名兵興多故其任益重澄清節鉞二柄兼委建中末德宗南巡狩偃翠華而徘徊簫勺之音洽於巴漢戡難清宮六龍言旋迺下詔復除徵繇升州爲府等威班制與岐益同地旣尊大用人隨異故自興元至大和五十年間以勳庸佩相印者三以謨明厯真相者九由台席授鉞未幾復入相者再焉磊落震耀冠於天下去年夏四月今丞相趙郡公徵還泰階遂命左僕射燉煌公往踐其武鄉之真相及公而十焉初公自河陽節度使入操國柄其後鎮宣

武以禮悛獷悍治天平以清去楛克居大鹵以仁蘇薦饑  
今來是都躡二三大君子之躅道同氣協無所改更如鼓  
和琴布指成韻羌夷砥平旱麓發生人無左言樂有夏聲  
俗旣富庶居多閒暇園視府局素闕者補之先是公堂嘗  
爲行殿人不敢斥別營侯居應門有閱榮戟未具公乃條  
白上言詔下有司可其奏軍門肅清方有眉目趨而入者  
聳然生敬焉惟梁山國也其節用虎出揚其威入貯宜潔  
舊處仄陋躡其雄稜公遂分宅之別齋且據便地署曰節  
室卜剛日乃遷焉敬君命而壹民心軍中增氣而知禮戟

衣旣垂師節旣嚴流眄屋壁見前修之名氏列於座右第以梁州刺史鼎興元尹記與今稱謂不合因發函進牘於不佞且曰我已飾東壁以新志累子於是按南梁故事起自始登齋壇之後爲記云時開成二年歲在丁巳春二月某日記

### 夔州刺史廳壁記

夔在春秋爲子國楚并爲楚九縣之一秦爲魚復漢爲固陵蜀爲巴東梁爲信州初城於濃西後周大總管龍門王公述登白帝嘆曰此奇勢可居遂移府於今治所是歲建

德五年隋初楊素以越公領總管又張大之唐興武德二年詔書其以信州爲夔州七年增名都督府督黔巫一十九郡開元中猶領七州天寶初罷州置郡號雲安至德二年命嗣道王鍊爲太守賜之旌節統峽中五郡軍事乾元初復爲州偃節於有司第以防禦使爲稱尋罷以支郡隸江陵按版圖方輪不足當通邑而今秩與上郡齒特以帶蠻夷故也故相國安陽公乾曜嘗參軍事修圖經言風俗甚備今以郡國更名之所以然著於壁云凡名殊必以國事建必以年謹始也長慶二年五月一日刺史中山劉禹

錫記

連州刺史廳壁記

此郡於天文與荊州同星分田壤制與番禺相犬牙觀民  
風與長沙同祖習故嘗隸三府中而別合乃今最久而安  
得人統也按宋高祖世始析郴之桂陽爲小桂郡後以州  
統縣更名如今其制誼也郡從嶺州從山而縣從其郡邑  
東之望曰順山由順以降無名而相欽者以萬數回環鬱  
遶迭高爭秀西北朝拱於九疑城下之浸曰湟水由湟之  
外交流而合輸以百數淪連汨滴擘山爲渠東南入於海

山秀而高靈液滲漉故石鍾乳爲天下甲歲貢三百銖原  
鮮而膳卉物柔澤故紵蕉爲三服貴歲貢十笥林富桂檜  
土宜陶旒故候居以壯聞石侔琅玕水孕金碧故境物以  
麗聞環峯密林激清儲陰海風毆溫交戰不勝觸石轉柯  
化爲涼颼城壓赭岡踞高負陽土伯噓濕抵堅而散襲山  
逗谷化爲鮮雲故罕罹嘔泄之患亟有華皓之齒信荒服  
之善部而炎裔之涼地也永貞元年予始以尚書員外郎  
坐黨累出補茲郡居無何吏議以是遷也不足償其責故  
道貶爲朗州司馬後十年詔書徵還抵京師俄復前命佩

故印綬而南曩之騎竹馬北向相僎者咸仕郡縣巾鞞來  
迎下車之日私唁且笑旣視事得前二千石名姓於壁端  
宰臣王峻倖卿劉冕儒官嚴士元聞人韓泰僉拜焉或久  
於其治功利存乎人民或不之厥官翹舄載於歌謠余不  
佞從羣公之後肇武德距於今凡五十有七人所舉者四  
君子猶振裘之於領袖焉元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刺  
史中山劉某記

和州刺史廳壁記

歷陽古揚州之邑於天文直南斗魁下在春秋實句吳之

封後爲楚所取秦并天下以隸九江而亦爲九江治所晉  
平吳復隸淮南至永興初自析爲郡益之以烏江宋臺建  
目爲南豫州又益之以龍亢梁之亡也北齊圖霸功擁貞  
陽侯以歸王僧辯來迎會於茲地二國和協故更名和州  
陳隋間無所革國朝因隋武德中更龍亢爲含山初開元  
詔書以口算第郡縣爲三品是爲下州元和中復命有司  
參校之遂進品第一按見戶萬八千有奇輸緡錢十六萬  
歲貢纖紵二筐吳牛蘇二鈞糝鱒九甕茅蒐七千兩鎮曰  
梁山浸曰厯湖田藝四穀麥全六擾廬有旨酒庖有腴魚

神仙故事在郊在藪元元有臺彭鏗有洞名山曰雞籠名  
塢曰濡須異有血閩祥有沸井城高而堅亞父所營州師  
五百環峙於東南瀕江劃中流爲水疆揭旗樹藪十有六  
戍自孫權距陳出入六代常爲宿兵之地多以材能人處  
之本朝混一號爲善部然用人差輕非復曩時之比也始  
余以尚書郎得譴刺連山今也由巴東來牧考前二邦之  
籍與版圖纔什五六而地征三之究其所從來生植有本  
女工尚完堅一經一緯無文章交錯之奇男夫尚墾闢功  
苦戀本無卽山近監之逸市無啜眩工無彫彤無遊人異

物以遷其志副徵令者率非外求凡百爲一出於農桑故也繇是而言濟天下者其在多巧乎寶歷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鄭州刺史東廳壁記

古諸侯之居公私皆曰寢其他室曰便坐今凡視事之所皆曰廳其他室以辨方爲稱今年鄭州刺史楊君作東廳旣成而落之且以書抵余爲記按國章以甲乙第方域大凡環天子之居爲雄州鄭實邇王畿故望雄視其版多貴人且當大遠故務劇君侯始來三日司稅掾舉七縣董租

之吏累百君曰此百騰也悉罷之用戶符而輸入益辦司  
貢掾舉梨林之徵請戶曉君曰盡弛之勿籍用平賈而果  
益精里無吏迹民去痼疾授牘占租如臨詛盟土毛人力  
日夕相長故周歲而完焉比年而愈肥雖軍興餽輓旁午  
大將牙旗往復相踵而里中清夷雞犬音和人旣寧而物  
有餘政旣成而日多暇園視舊宇宜有以更之且書得時  
亦以謹始因列名氏授受月而日之庶乎繼踐於茲者知  
貫珠之首其山望澤浸土風吐俗與前賢之耿光備於正  
位有天寶中詞人杜顥之文在大和四年某月日

汴州刺史廳壁記

本朝以浚儀爲汴州刺史治所自隋醜新渠吸黃河而東  
行州舍其樞爲天下劇內屏王室東雄諸侯居無事時常  
帶廉察使兵興已還益以節旄用人得否繫國輕重長慶  
四年詔書命河南尹燉煌令狐公來莅來刺錫之介圭使  
印兵符汴人交賀肴驛騰貴惟是邦始都於魏惠王始郡  
於宇文周星躔回環天駟垂光地爲四戰故其俗右武人  
具五都故其氣習豪公自爲宰相時已熟四方之利病凡  
所戾止參然前知旣視事三日挹羣吏與之言曰吾食止

圭田吾用止公入凡他給過制傷廉浼潔者悉罷之壹歸  
乎公藏凡曲防苛禁不情乖體者悉刻之壹出乎令典凡  
關徵船算奪時專利者悉更之壹遵乎詔條然後刑麗事  
而詳賞以時而均興學以勸藝示寬以化勇居數月而汴  
州人恂恂然無復故態明年大成議者若曰奕奕浚都國  
之咽喉咀清嚙和旁暢四支東夏黠馬由我以肥是浚之  
治非所澤於所履而已初公七代祖在隋爲納言大業中  
持節居此亦號刺史距今餘二百年公實能似旣拜闕發  
魚書合左右契由阼階躋遐踵前武歆然如聞其馨香肅

然如覩其形容信乎君子之澤遠而有光輝也他日命遊  
梁客志之書於廳事謹按前賢之在此堂者張平原首之  
陸氏撰節度使記揭於東壁詳矣今公命爲刺史記書於  
右端謹月而日之以公爲冠大和元年夏五月某日記

### 管城新驛記

大和二年閏三月滎陽守歸厚上言臣治所直天下大達  
肘武牢而咽東夏誰何宜謹啟閉宜度先是驛於城中驛  
遽不時四門牡鍵通夕弗禁請更於外隧永永便安制曰  
可守臣奉詔無徵命無奪時靡羨財募游手逮八月旣墾

新驛成鄭人胥說琢石而記曰在兌之方面元負陽門銜

周道牆陰行桑

一作牆  
行栗

境勝於外也遠購名材旁延世工

暨塗宣哲瓴甃剛滑術精於內也遠廡有甲乙牀帳有冬

夏庭容牙節廡卧囊橐示禮而不恩也內庖外廩高倉邃

庫積薪就陽峙芻就燥有素而不愆也主吏有第役夫有

區師行者有饗亭孳行者有別邸周以高墉乃樓其門勞

迎展蠲潔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溱洧波瀾嵩邱雲煙四

時萬象來貺於我走轂奔蹄遄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

顧其傳舍之尤乎太守姓楊氏字貞一華陰宏農人鄭為

雄州非聞人大吏不得在其選夫驛之宜遷於外也前此二千石嘗言之而重改作若貞一可謂果於從政而決行其言惜乎未施於大也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開成四年梁州牧缺上玩其印凝旒深思曰伊爾卿族歸氏以文儒再世居喉舌今天官貳卿融能嗣其耿光嘗自內庭歷南臺尹轂下政事以試可爲元侯乃付印綬進秩大宗伯兼御史大夫玉節獸符鎮於媯墟公拜手稽首曰臣融敢揚王休於天漢之域旣涖止咨於羣執事求急病

者先之咸曰華陽黑水昔稱醜地近者嘗爲王所百態丕  
變人風邑屋與山水俱一都之會自爲善部矣惟驛遽之  
途欹危隘束其醜尚存使如周道在公頤指耳於是因年  
有秋因府無事軍逸農隙人思賈餘乃懸墾山刊木之傭  
募其力揆攢鑿撞柲之用庀其工具舁輦畚插之器膺其  
要礮鼓以程之糗醪以犒之說使之令旣下奮行之徒空  
集我之提封踞右扶風觸劍閣干一百里自散關抵褒城  
次舍十有五牙門將賈黯董之自褒而南逾利州至於劍  
門次舍十有七同節度副使石文穎董之兩將受命分曹

星馳並山當蹊頑石萬狀坳者埵者兀者鉅者磊落傾欹  
波翻獸蹲熾炭以烘之嚴醢以沃之潰爲埃煤一篲可掃  
棧閣盤虛下臨谿谷層崖峭絕杳木亘鐵因而廣之限以  
鉤欄狹徑深陁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急宣之騎  
宵夜不惑却曲稜層一朝坦夷興役得時國人不知繇是  
駛行者忘其勞吉行者徐其驅孥行者家以安貨行者肩  
不病徒行者足不繭乘行者蹄不剋公談私詠溢於人聽  
伊彼金其牛而誘之以利曷若我子其民而來之以義乎  
旣訖役南梁人書事於牘請紀之以附於史官地里志

復荆門縣記

直故郢北走之道其聚邑曰荆門揭起重關殿於樂都名  
視縣內之制居殷形東之要故吏師重焉通外夷之底貢  
會南藩之述職故賓禮繁焉其肇允經營實王孫昌夔居  
荆以表之命行名建而締構之弗暇無幾何有由勇爵而  
授赤社於茲者徼馳名於省嗇謂相沿爲非智因請罷去  
其號發踐更以董之有司不能端究事本循空言而可其  
奏繇是分地徵以歸它邑野之人有回遠之歎廢文吏而  
顯戍督行之旅有誰何之難是利不及下也黎民病之自

鄔而南斯爲畫疆抵郡之路貫其七舍持瑞節而銜急宣  
之使蓋陰相交遂使服縵胡者備問俗之對執刀匕者申  
餼牽之禮是敬之不及賓也君子病之如是幾二十歲距  
永貞元年江陵尹裴公政成上游德及矜人大建長利俾  
無遺害乃外濟羣欲內張全模周圖經制條白於狀昌言  
旣從公議攸同志勞之徒樂用之工載大其門載高其墉  
徑術脈分闡閭架空然後析便地以肥之建具官以司之  
糜羨財以償其力役汰冗食以資其秩稍田里不聞於徵  
令縣官無減於歲入越某月旣成而落之官修其方人樂

其居將迎犒飫之儀展廢置符繻之事舉戍夫有伍公吏  
有職由彙而分率無踰閑入其封者可以知教元和元年  
四海會同天子命公師長南宮三年公以介圭入覲遂出  
斯邑邑人之華皓幼童咸須於道周距躍而謠曰起我堙  
廢而完之徠我蕩析而安之昔室於墟風搖雨濡自公優  
柔郭開盈兮昔飲於洿夏溷冬枯自公感通膚沸生兮淑  
旂之華兮四牡之駢獲公之還兮觴以祝之邠略踣蹶百  
形一音公爲駐錯衡而勞之有以文從公者紀事於牘且  
曰民可懷也蓋命夫學舊史之事以志焉公不得讓而從

之走是以有授簡之辱初公以縣之之便聞於上也禹錫  
方以郎位貼職於計曹章下之日得以省事逮今以遷人  
獲宥於善部工休之日得以踐履故於拜命無牢讓於傳  
信無愧詞以爲古之創物建庸宜於人民而得其時者則  
必謂其事功爲後代法雅有營謝美召伯也傳稱城沂賢  
爲教也賦水泉原隰之狀志慮事命日之規當書而詠之  
細亦弗可略也是用謹其本始而存乎篇俾後之視今者  
知楚郊之令典云

汴州鄭門新亭記

亭於西門尊闕路也實相公以心規羣僚以辭叶而百工以樂成斧斤無聲丹素有嚴主人肅容落以金石走鄭之門歛爲右垣黃河一支滉漾北軒前瞻東顧薨動軌直含景生姿遡空欲翔汴城具八方之人殊形詭言而耳目一說初公來臨擁節及門馭吏曰此鄭州門公心非之若曰野哉居無何卽舊號而更之曰鄭門故事王公大僚之去來元侯前驅翊門而旋率立馬塵空巾挹策爲禮公心不然之乃下亭令於執事按亭東西函丈者三之有奇而南北五之有贏樂縣宴豆前後以位棋闔對明弭掀順時修

梁衡建中虛上荷圓脊方廉高卑中經簾鑪茵帟文旒  
榻儲以應猝周用而宜乃命尹閤視亭長抱關視掌固啟  
閉拚除是謹是攷錫命賜胙勞迎贈餞我當躬行汝先汝  
蠲挾膳提醪生芻縞衣我寮展事靡問文武汝惟汝從凡  
入而修容凡出而修較揚襲威儀勿籍勿訶繇是貴人稱  
諸朝羣吏詠於家行者誇於道與人同其安者人人驛其  
聲而吟之始乎譏諷而成乎麗鴻欲無文字不可也公遂  
條白其所以然遠命學古者書之公姓命狐氏以文章典  
內外書命以謨明登左右相以飛語策免以思材復徵自

有浚師無如今治文武兩熾其古之大臣歟

### 武陵北亭記

郡北有短亭繇舊也亭孤其名地藏其勝前此二千石全  
然見之建言而莫踐去之日率遺恨焉七年冬詔書以竹  
使符授尚書水曹外郎竇公常曰命爾爲武陵守莅止三  
月以碩畫佐元侯平裔夷降渠魁又三月以順令率蒸民  
增水坊表火道是歲大穰明年政成農緣畝以勇勸工執  
技以思賈因民之餘力乘日之多暇乃顧其屬曰郊道有  
候亭示賓以不恩也雖聞茲地韜美未發豈有待邪自吾

之治於斯也購徒庀材大起堙廢未嘗植私庭礮燕寢役  
必先公人不余瑕調賦幸均矣城池幸完矣而重浹辰之  
役掠苟簡之間卒使勝躅冒沒猶璞而不攻懼換符之日  
遂復齎恨無乃遺誚於來者乎言得其宜智愚同贊於是  
撤故材以移用相便地而居要去凡木以顯珍茂汰汙池  
以通淪漣自天而勝者列於騁望由我而美者生於頤指  
箕張筵楹股引房櫳斧斤息響風物異態大道出乎左藩  
澄湖浸乎前垠仙舟祖輶繇是區處九月壬午工告休亭  
長受成赤車威遲於以落之肅賓而入園視有適沈水北

澳陽山南麓馱焉遶遶雄殿郊隅前軒舒陽朱檻環之舞  
衣回旋樂簾參差北廡延陰外阿旁注芊眠清泚羅入洞  
戶初筵修平彫俎靜嘉林風天籟與金奏合亦旣醉止州  
從事舉白而言曰室成於私古有發焉矧成於公庸敢無  
詞觀乎焚楮有嚴丹雘相宣象公之文律煜然而光也望  
之宏深卽之坦夷象公之酒德温然而達也庭芳萬本跗  
萼交映如公之家肥熾而昌也門關戶闔連機馳張似公  
之政經便而通也因高而基因下而池躋其高可以廣吾  
視泳其清可以濯吾纓俯於達惟行旅謳吟是采瞰於野

惟稼穡艱難是知雲山多狀昏旦異候百壺先韋之餞迎  
退食私辰之宴嬉觀民風於嘯詠之際展宸戀於天雲之  
末動合於誼匪唯寫憂公曰夫言之必可書者公言也從  
事不以私視予予從而讓之是自遠也其可乎迺授簡於  
放臣俾書以示後後之思公者雖灌叢蔓草尚勿翦拜矧  
翬飛之革然石刻之隱然歟

洗心亭記

天下聞寺數十輩而吉祥尤彰彰躡名山俯大江荆吳雲  
水交錯如繡始余以不到爲恨今方弭所恨而充所望焉

既周覽讚嘆於竹石間最奇處得新亭形焉如巧人畫鼇  
背上物卽之四顧遠邇細大雜然陳乎前引人目去求瞬  
不得徵其經始曰僧義然嘯侶爲工卽山求材槃高孕虛  
萬景空來詞人處之思出常格禪子處之遇境而寂憂人  
處之百慮冰息鳥思猿情繞梁厯棖月來松間彫縷軒墀  
石列筍簾藤蟠蛟螭修竹萬竿夏含涼颺斯亭之實錄云  
爾然上人舉如意挹我曰旣志之盍名之以行乎遠夫余  
始以是亭園視無不適始適乎目而方寸爲清故名洗心  
長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劉某記

機汲記

瀕江之俗不飲於鑿而皆飲之流余謫居之明年主人授館於百雉之內江水汙汙周墉間之一旦有工爰來思以技自賈且曰觀今之室廬及江之涯間不容畝顧積塊峙焉而前耳請用機以汲俾轟然之狀莫我過已余方異其說且命之飭力焉工也儲思環視相面勢而經營之由是比竹以爲畚寘於流中中植數尺之臬輦石以壯其趾如建標焉索綯以爲經縻於標垂上屬數仞之端亘空以峻其勢如張弦焉鍛鐵爲器外廉如鼎耳內鍵如樂鼓牝牡

相函轉於兩端走於索上且受汲具及泉而修綆下縋盈  
器而圓軸上引其往有建瓴之駛其來有推轂之易瓶縉  
不羸如搏而升枝長瀾出高岸拂林杪踰峻防剗蟠木以  
承澍貫修筠以達脈走下潺潺聲寒空中通洞環折唯用  
所在周除而沃盥以蠲入爨而錡釜以盈飪餼之餘移用  
於湯沐凍滌之末泄注於圃畦雖瀆湧於庭莫尚其霈洽  
也昔余嘗登陴擱然念懸流之莫可遽挹方勉保庸督臧  
獲糶而挈之至於裂肩龜手然猶家人視水如酒醪之貴  
今也一任人之智又從而信之機發於冥冥而形於用物

浩漦東流赴海爲期幹而遷焉逐我頤指擲之所謂阻且  
艱者莫能高其高而深其深也觀夫流水之應物植木之  
善建繩以柔而有立金以剛而無固軸卷而能舒竹圓而  
能通合而同功斯所以然也今之工咸盜其古先工之遺  
法故能成之不能知所以爲我也智盡於一端功止於一  
名而已噫彼經始者其取諸小過歟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七目錄

劉禹錫 九

天論上

天論中

天論下

辯迹論

明贄論

華佗論

辯易九六論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七

目錄

一

論書

劉氏集略說

名子說

救沈志

含輝洞述

吏隱亭述

傳信方述

魏生兵要述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七

劉禹錫九

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於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躄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

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  
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  
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  
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  
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  
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  
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拏斂防  
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竅堅液礪鋸義制強訐禮分長  
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

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  
罰當其賞雖三族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  
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  
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惟告虔報本肆  
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招  
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  
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  
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  
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亦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

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恆在佞而罰恆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以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耶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恆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恆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

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邪求蔭於華榱飽於餼牽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邪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邪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

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  
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  
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何哉天無私  
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  
已或者曰若是言之則天之不相乎人已信矣古之人曷  
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  
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沂泗不  
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  
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

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  
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  
也隄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  
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  
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  
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行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  
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  
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  
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

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耶答曰  
天形恆圓而色恆青週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  
之存乎恆高而不卑恆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  
然者一受其形於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於  
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  
故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  
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  
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  
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恆

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  
內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  
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  
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  
而幽者目有所不燭耳彼狸狽犬鼠之目庸謂晦而幽耶  
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麤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  
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  
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歷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頭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風雷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為知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

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訛引天而毆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辯迹論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汙隆視輔臣之用否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徵口賦之令禮樂刑罰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爲余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間

耶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  
的然可使戶曉爲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章如縣寓矣曷  
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橫於塞  
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當宁而嘆曰得李靖爲師快哉靖  
時告老且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  
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起靖之難能也靖  
非不克之爲慮居功之爲慮也古之爲將度柄輕不足以  
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以取信有  
子質以滅貳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旣

成位既崇重失畏偏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盡才能捍  
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  
豈感空言而起耶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耶道相  
籠久矣其後敬元擅能失材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  
將而亂隨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窺上材以  
戶曉之迹此吾之所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  
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許之  
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焉客無以  
應而作子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志慕賢者當慕其心循

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明賢論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執賢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在上臭達於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鬯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於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皦似死義者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雁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者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

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惟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  
試者寡齒卑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  
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爲大夫捨  
雉而執雁其志也隨之故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况其  
上乎然則爲士也不思雉之介爲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  
夫或者不明分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必  
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宏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  
矣曾不知訐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宏非其所則志遂而  
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喻君以士之行耳余

以執贄之道得其分苟推分明矣求刑罰之僭濫得乎

### 華佗論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爲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  
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  
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  
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  
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反其恚執柄者之恚真可畏  
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於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  
之刑納賢者之喻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

書焉後之惑者復用是爲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  
寘於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  
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歎彼  
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  
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  
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  
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焉用書佗之事  
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  
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

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以可懲爲故事矧他人哉

辯易九六論

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吾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復兼乎陰陰不能兼乎陽也他日余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請徵諸揲著夫端策者一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爲五再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爲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於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已故易繫注云乾一爻三十

六策也一變而過多與歸奇而爲九再變而過多與歸奇而爲八三變如之是老陰之數分措於指間者二十有五策焉其餘二十有四四四而運得六是已故易繫注云坤一爻二十四策也借如一變而遇少再變三變而遇多是少陽之數分措於指間者二十有一策其餘二十有八四四而運得七一變而過多再變三變而遇少是少陰之數分措於指間者十有七策其餘三十有二四四而運得八故九與六爲老老爲變爻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故曰舉老而稱亦曰尚變而稱且夫筮爲乾者常遇七斯乾矣常

遇九斯得坤矣筮爲坤者常遇八斯坤矣常遇六斯得乾  
矣在左氏國語有之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  
悔豫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按坎二世而爲屯屯  
之六二爲世爻震一世而爲豫豫之初六爲世爻屯之二  
豫之初皆少陰不變斯非八乎卦由老數而舉曰六筮由  
著數故斥曰八在左氏春秋傳有之曰穆姜薨於東宮始  
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 ䷳ 艮下 之隨  
䷳ 震上 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  
以少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爲占艮之六二曰

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爲東宮實幽也遇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苟以說於姜也何則卦以少爲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卽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類是也變與定均卽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說也故穆姜終死於東宮與艮會耳而杜元凱於此注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臻極之理也劉子曰余與董生言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爲不誣矣余又於左氏二書參焉若合形影然而世人往往攘臂於其間曰生之名孰與穎達著

邪而材孰與元凱賢邪歷載曠日未嘗有聞人明是說者  
 雖余憤然用口舌爭持貌從者什一二焉嗟乎由數立文  
 所如皆合昭昭乎若觀三辰其不晦也如此然猶貴聽而  
 賤視斷斷五反新然莫可更也矧無形之理不可見之道邪  
 余獨悲而志之以俟夫後學初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  
 其師師之學本一行云

第一指

餘一益三餘二益二  
餘三益一餘四益四

第二指

餘一益二餘二益一  
餘三益四餘四益三

第三指

與第二指同

右掛從下起指亦自下始第一指法地故益成偶第

二法天故益成奇第三人極法天故同

第一指

遇一益三并掛一為五遇三遇二並謂之少與一同

第二指

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

第

三指

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

右三指俱遇少通計十三策其餘三十六策四四運

之得九為老陽故易繫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注

云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有六

第一指

遇四益四與掛一為九

第二指

遇四益三與掛一為八遇三亦同

第三指

遇

益三與掛一為八遇三亦同

右三指俱遇多通計二十五策其餘二十四策四四

運之得六為老陰故易繫辭云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一百四十有四

第一指

遇一益三并掛一為五

第二指

遇四益三并掛一為八

第三指

遇四益三并掛

一為八

右初指少第二第三指多以少為主通計二十一策

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為少陽

第一指

遇四益四并掛一為九

第二指

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

第三指

遇一益二并掛

一為四

右初指多第二第三少以多為主通計一十七策其

餘三十二策四四運之得八為少陰

第一指

遇少謂一二也并止於五

第二指

遇多謂三四也并止於八

第三指

又遇少謂一二

也并止於四

右初指少第二指多第三指又少以多為主通計一

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運之得八為少陰

第一指

遇多謂四也止於九

第二指

又遇多謂三四也止於八

第三指

遇少謂一二也止於

四

右初指第二指并多第三指獨少以少為主通計二

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為少陽

第一指遇少止於五 第二指又遇少止於四 第三指遇多止於八

右初指二指并少三指獨多以多為主通計一十七

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運之得八為少陰

右揲著數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

夫艮 艮下 之隨 震下 唯六二爻不動餘五盡變變者

遇九六也二不動者遇八也

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夫屯 震下

坎上 六位盡不遇六九故不動既無所之即以世爻為占按

屯是坎宮二世卦故以一為占則遇八夫豫 坤下是震

宮一世卦以初六為占亦遇八韋昭於此注云內曰貞外

曰悔震下坎上為屯坤下震上為豫言得此兩卦震在屯

為貞在豫為悔八為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所以筮

史占之謂閉而不通者爻無為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謂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當二百一十六言三十六者舉老陽也 坤之策一百四十有

四 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當百四十有四言二十四者舉老陰也 凡三百有六十當

稽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六十

四卦都三百六十四爻陰陽相半各一百九十二爻陽爻

欽定四庫全書  
易經卷之二十一  
一爻三十六策合為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爻二十四策合為四千六百八

右六九之數

一行大衍論云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也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也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也一柔二剛少陰之象也少陽之剛有始有牡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牡有究因綜四象之變而成八象焉八象之位而八卦之本列矣注云太陽始動施於太陰而生震象之七謂少陽之七再動於牡而生坎象之七謂再索而得男也三動於究而生艮象之七謂三索而得男也

也太陰始動施於太陽而生巽象之八謂少陰之八再動

於牡而生離象之八謂再索而得女也三動於究而生兌象之八

謂三索而得女也是以九六七八分為八象

### 右論大衍

國語又云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韋昭云泰三至五震象為候陰爻不動其數皆八與貞屯悔豫義同劉子曰昭此說用互體有震按董因之言天地配亨是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之爻夫泰乾坤

體全內外位正內爲身外爲事卜得國事也以外卦爲占  
六五居尊位故統論卦下辭曰小往大來爻遇歸妹故曰  
天地配亨何必取互體也

右與董生言易

論書

或問乙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數哉答  
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耳非蹈中之說亦猶言居室曰  
避燥濕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燠而已言飲食曰充腹而已  
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祿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居室必

以閔門豐屋爲美笥衣裳必以文章鮮澤爲甲評飲食必  
以精良海陸爲貴第車馬必以華輶絕足爲高遷祿位必  
以重侯累封爲意是數者皆不行舉下之說奚獨於書也  
行之耶禮曰士依於德游於藝德者何曰敏曰至曰孝之  
謂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謂是則藝居三德之後而士  
必游之也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是則博奕  
不得列於藝差愈於飽食無所用心耳吾觀今之人適有  
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必道爾而笑或瞽然不屑

有詆之曰子握槩奕碁居下品矣其人必赦然而媿或艱  
然而色是故敢以六藝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嗟乎衆尚  
之移人也問者曰然則彼魏晉宋齊間亦嘗尚斯藝矣至  
有君臣爭名父子不讓何哉答曰吾始欲求中道耳子寧  
以尚之之弊規我歟且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  
莫贖黃老者至道也竇后尚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  
尚矧由道德以下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  
之下六博之上材鈞而善者得以加譽遇鈞而善者得以  
議能所加在乎譽非實也不黷於賞所議在乎過非罪也

不素於刑夫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堙墜而已乎

劉氏集略說

子劉子曰五達之井百汲而盈科未必涼而甘所處之勢然也人之詞待扣而揚猶井之利汲耳始余爲童兒居江湖間喜與屬詞者游謬以爲可教視長者所行止必操觚從之及冠舉秀才一幸而中說有司懼不厭於眾亟以口譽之長安中多循空言以爲誠果有名字益與曹輩畋漁於書林宵語途話琴酒調謔一出於文章俄被召爲記室參軍會出師淮上恆磨墨於楯鼻或寢止羣書中居一二

歲由旬服升諸朝凡三進班而所掌猶外府或官課或爲人所倩昌言奏記移讓告諭奠神志葬咸猥并焉及謫於沅湘間爲江山風物之所蕩往往指事成歌詩或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窮愁著書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長劍之比耳前年蒙恩澤授以郡符居海壖多雨慝作適晴喜躬曬書於庭得已書四十通迨爾自哂曰道不加益焉用是空文爲真可供醬蒙藥楮耳它日子婿博陵崔生關言曰某也曷游京師偉人多問丈人新書幾何且欲取去而某應曰無有輒媿起於顏間今當復西期有以弭媿者繇是

刪取四之一爲集略以貽此郎非敢行乎遠也

### 名子說

魏司空王昶名子制誼咸得立身之要前史是之然則書紳銘器孰若發言必稱之乎今余名爾長子曰咸允字信臣次曰同虞字敬臣欲爾於人無賢愚於事無小大咸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從而眾說其庶幾乎夫忠孝之於人如食與衣不可斯須離也豈俟余勛哉仁義道德非訓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夫朋友字之非吾職也顧名旨所在遂從而釋之夫孝始於親終於事君偕曰臣知終也

救沈志

貞元季年夏大水熊武五溪鬪決於沅突舊防毀民家躋  
 高望之溟泮葩華山腹為坻林端如莎湍道駛悍不風而  
 怒崩巖前邁浸淫旁掩柔者靡之固者脫之規者旋環之  
 矩者顛倒之輕而沉浮者破礪之重而高大者前却之生  
 者力音殫者弛形蔽流而東若木梯然有僧愀焉誓於路  
 曰浮屠之慈悲救生最大能援彼於溺我當為魁里中兒  
 願從三四輩皆狎川勇游者相與乘堅舟挾善器維以修  
 紮杙於崇邱水當洄狀人易寘力凝驢執用俟可而拯大

凡室處之類穴居之彙在牧之羣在豢之馴上羅黔首下  
逮毛物拔乎洪濶致諸生地者數十百焉適有犖獸如鴟  
夷而前攫持流柝首用不陷隅目旁睨其姿弭然甚如六  
擾之附人者其徒將取焉僧趣訶之曰第無濟是爲目之  
可里所而不能有所持矣舟中之人曰吾聞浮圖之教貴  
空空生普普生慈不求報施之謂空不擇善惡之謂普不  
逆窮困之謂慈彘也生必救而今也窮見廢無乃計善惡  
而忘普與慈乎僧曰甚矣問之迷且妄也吾之教惡乎無  
善惡哉六塵者在身之不善也佛以賊視之末伽聲聞者

在彼之未寤也佛以邪目之佛惡乎無善惡耶吾葬也所  
援而出死地者眾矣形乾氣還各復本狀蹄者躑躅然羽  
者翹蕭然而言者譏譏然隨其所之吾不尸其施也不德  
吾則已烏能害爲彼形之乾髮鬣之姿也彼氣之還暴悖  
之用也心足反噬而齒甘最靈必肉吾屬矣庸能躑躅譏  
譏之比歟夫虎之不可使知恩猶人之不可使爲虎也非  
吾自遺患焉爾且將遺患於眾多吾罪大矣子劉子曰余  
聞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僧之言遠  
矣故志之

含輝洞述

河東薛公景晦以文無害爲尚書刑部郎中以訕爲道州  
刺史居郡大理至於無事清機羨溢盡付山水一旦以書  
來誇曰吾得異境於近郊自城西門並南山俯江水有石  
穹然如夏屋其左右前後又如回廊曲房藻繡彫彤之象  
雲生日入怪狀迭發水石卉木杳非人寰意其當爲食霞  
御氣者之所遊息委蛻而去不知其幾千百年逮今得諸  
黃冠野夫及請而往因名其地曰含輝洞蓋詩家流所謂  
山水含清輝者是已吾子常以詞雄於世盍爲我誌焉愚

得書退而深惟若薛公者少居江湖間遊名山東探禹穴  
歷四明句曲金華陽羨南過九江薄匡廬以涉彭蠡天下  
山水之籍存乎胸中第其高下銖兩不失及是而口喏不  
能名顧謂奇信矣若江華者九疑三湘之佳麗地也前此  
二千石御史中執法河南元次山諫議大夫北平陽亢宗  
司刑大夫東平呂和叔皆碩人也考槃招隱之致恆汲汲  
然卒使茲境貴於異日豈地愛其實有時而發耶顧謂異  
信矣夫物之有作俟言而遠故述焉以書於洞陰曰

營陽鬱鬱山水第一洞有含輝遊人忘歸忘歸孔樂請言

其朔先是斯境躋於榛薄天姿孤絕凡目所忽閱其清光  
有待而發公之來思探異翫奇茆野憩林而民悅之旣悅  
其至益知所嗜捫陁歷峴來適公志偶得奇絕聿來告公  
駕言從之谷岍溟濛有石如門又如垣墉膠蔓交木似綸  
似組乃芟乃治乃可布武伸脰掉臂空洞無阻左右回環  
儼若廊廡飛泉出竇練繩花吐觸石吹沙珮搖絃撫側逕  
寅緣豁然見天有石如堂度之五筵東西二門與日明昏  
奧者如室宣者如軒因其高下爰構亭榭匠生於心隨指  
如化開山翦木役以私屬結構暨茨子來嬉嬉無事而就

邦人不知淑清之辰休澣之時雅步幅巾琴壺以隨前無俗人與白雲期耳目盡適形神不羈元氣顛然觀吾朶頤遵渚之鴻有時而飛石門之下可以棲遲此谷而盈彼邱而夷維公之踰跡永在斯

吏隱亭述

元和十五年再牧於連州作吏隱亭海陽湖壩入自外間不知藏山歷級東望恍非人寰前有四榭隔水相鮮凝靄蒼蒼淙流布懸架險通蹊有梁如蛻輕泳徐轉有舟如翰澄霞漾月若在天漢視彼廣輪千畝之半翠麗於是與世

殊貫激明峭絕麓靡葱蒨炎景有宜昏旦迭變疑昔神鼇  
負山而怵摧其別島置此高岸海陽之名自元先生先生  
元結有銘其碣元維假符余維左遷其間相距十五餘年  
對境懷人其猶比肩天下山水非無美好地偏人遠空樂  
魚鳥謝公開山涉月忘還豈曰無娛伊險且艱溪山尤物  
城池爲伍却倚佛寺左聯僊府勢拱臺殿光含廂廡窈如  
壺中別見天宇石堅不老水流不腐不知何人爲今爲古  
堅焉終泐流焉終竭不知何時再融再結

傳信方述

鍾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三  
余爲連州四年江華守河東薛景晦以所著古今集驗方  
十通爲贈其志在於拯物余故申之以書異日景晦復寄  
聲相謝且咨所以補前方之闕醫拯道貴廣庸可以學淺  
爲辭遂於篋中得已試者五十餘方用塞長者之問皆有  
所自故以傳信爲目云元和十三年六月八日中山劉禹  
錫述

### 魏生兵要述

余爲書殿學士四年所與居皆鴻生彥士一旦詔下懷吳  
郡章而東門下生咸惜是行且曰吳中富士必有知書宜

爲太守所禮者及下車閱客籍森然三千有鉅鹿魏生將  
所著書來謁曰不佞始讀書爲文章凡二十年在貢士中  
孤鳴甚哀卒無善聽者退而收視易慮伏北窻下考前言  
成兵要十編度諸侯未遑是事將笈而西求一言以生羽  
翼余取其書觀之始自黃帝伏蚩尤終於隋氏平江南語  
春秋戰國事最備磅礴下上數千年間其攬揅評議無遺  
策用是以干握兵符貴人宜有虛已而樂聞者子盍行乎  
吾知元侯上舍不獨善雞鳴彈長鋏三五九九之伎顯之  
而已